

特56

23

第五十卷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第五十一卷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第五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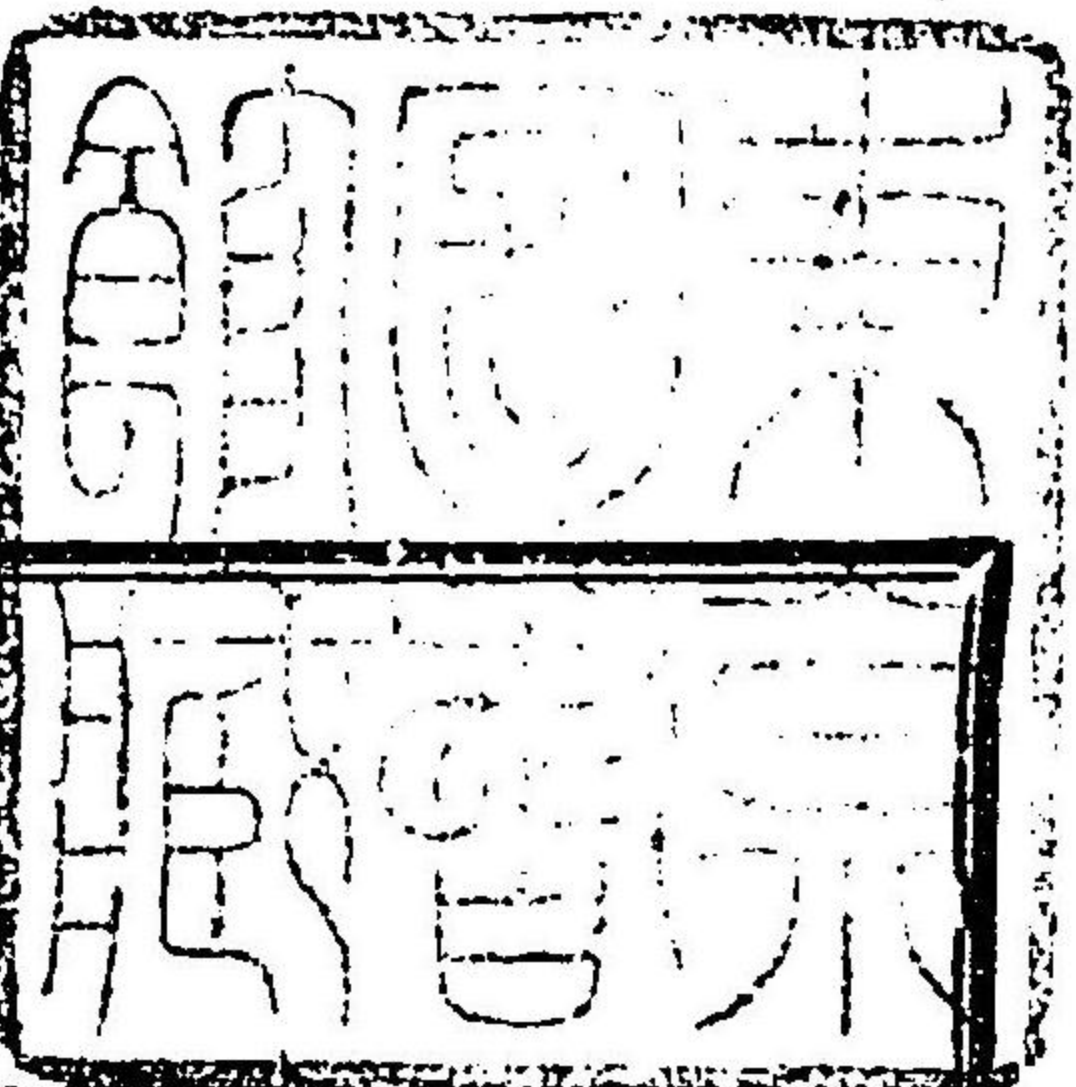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第五十三卷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評林

第十九本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賞為騎郎

蘇林曰雁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也音徒鈞反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

曰卑之母甚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

上登虎圈

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

隆按張馮汲鄭行事不相類而取節焉皆足以成名故並為一傳又按釋之傳本史記原文稍損數字黃震曰釋之守法識大體為漢廷尉第一于定國非其比也茅坤曰其言類高祖之論陸賈叔孫通輩王林曰卑之母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以一句讀之却以為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矣何孟春曰孟子云有官守者修

其職文帝問上林禽獸簿尉不能對而高夫代對甚悉是盡職也釋之不能啓文帝勳上林尉而反不拜高夫官謂廷尉爲天下之平得無愧乎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高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日：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高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以高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廼止不拜高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

隆按文帝係是奇釋之總承上作結語

劉會孟曰高夫時景情態俱活茅坤曰新豐在關中去邯鄲尚二千里而帝指示之必其慎夫人嘗于帝前有故鄉之思也又曰過西陵而悲思當時帝必有厭填壠過修之意而因以感問之者又曰秦皇之侈弄釋之一言道破

日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救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絲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廁也解在劉向傳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斯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日：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虜，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洪適曰釋之謂上使使誅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至當也

茅坤曰論法平而所對則憤廷討天下無冤民此漢史所稱也周勃下獄釋之正爲廷討不能救但申理犯罪耳烏在其爲無冤民哉
令按基一作差史同可從
隆按此天下稱之又總承上作結語且與上亡所知名相應又按侯風故久立信陵于市中而曰今風之爲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命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爲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微。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帝曰。善。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廼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管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

公子足矣當時市人以公子爲長者王生故使廷尉結繇而曰欲以此重之當時諸公莫不重釋之二事適相類如此
又按王生結繇即黃老推剛爲柔之旨惜也史失其名而僅爲附列小傳

隆按唐傳只叙論將一節本史記文稍損數字又按次祖父趙人伏後唐兩言臣大父冷案劉奉世曰文帝因問唐遂及居代事則何自爲郎正問從何處來爲郎
楊慎曰唐謂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微亦深中其病
茅坤曰指次家

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讎解。師古曰讎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爲我結讎。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讎。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師古曰郎中而爲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爲郎也。崔浩以爲自從也。從何爲郎。此說非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

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

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

世應上曲折
隆按史記良字
句漢書良說句
更優
楊慎曰其慷慨
激發有俠士之
風
茅坤曰以下繼
紆徐次言之
隆按馬融龍虎
賦勇怯見之莫
不主臣即此意
又按叙帝與唐
相對語間却振
入當是時三句
提省所以卒復
問之故是亦一
格
黃震曰馮唐論
將數語可為萬
世法
茅坤曰千古來
論任將無險此
言
茅坤曰牧之寡
兵數所費不下
數十百萬以區
區趙而能聽其
將帥如此

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迺拊髀曰。師古曰。嗟嗟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樞為闔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日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匹。師古曰設張弩也音避。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音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是以前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日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

隆按揚子法言
云或問馮唐文
帝得廉頗李牧
不能也諒乎曰
彼將有激也親
屈帝尊以信亞
夫之軍至頗牧
始不用哉
盧辯治曰讀張
釋之馮唐二傳
見家人父子之
風讀袁盎晁錯
傳則互相傾覆
矣讀江充息夫
躬傳則釀成妖
孽矣要之有是
君即有是臣可
隆按竊聞魏尚
以下與上李牧
為將一段一一
相應

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師古曰倡。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

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假錢也。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

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

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

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

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

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

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隆按黯傳本史記文稍指黯字大抵以嚴見黯此篇綱領如帝不冠不見聞諫默然見憚于君而責弘湯不敢言不拜大將軍過加于平日見彈于襦貫至於淮首王亦畏其守節死義則又見憚于諸侯王也首尾以嚴憚相應其意自見

隆按史記弘大休漢書改弘為引是又按為人以下伏後案以後一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此音頻兼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

一皆應

隆按此段應前性倨少禮

隆按此段應前犯主顏色

隆按史記守成下有招之不來慶之不去二句形容不可奪之節極得肯綮班史何以削之王世貞曰漢文

古曰瘡與愈同

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藩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之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辱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二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瘳瘳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帝臨廟堂昭所謂夾二水而臨其岸也慎夫人如廁與武帝接期見衛青溷廁之廁也隆按此段應前而折不能容人之過

盧舜治曰黯引大休不拘文法而湯常在文深小苛兩人相矛盾處史家模寫不荷隆按史記憤發上有仇厲守高不能屈句才見兩人不相能處隆按此段又應前而折不能容人之過

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師古曰質對之也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

師古曰言當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師古曰誅也弘為丞相廼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

隆按此段又應前性倨少禮

隆按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謂公孫弘等如獲蒙耳其言醜籍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二公議論懸絕如此

隆按此段又應前犯主顏色又按黯罷上史記有默然二字與前上怒處亦有默然二字雖與語却有無限含蓄

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

發蒙耳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

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隘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

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會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

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贖馬。師古曰贖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

大略處而百黠不能沮之矣黠總是不學無術只此一箇抗直

隆按史記五百餘人下有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句更懇切

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虜上
 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見高
 門晉灼曰二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
 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
 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
 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瓌曰無符傳出入為闕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
 以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
 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
 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
 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
 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

茅坤曰以下指次悲憤嗚咽絕

江以遠曰黯志在補過要非與薄淮陽者

陸按黯論湯之病國深中膏肓卒亦不出其所料

茅坤曰總結篇首以嚴見彈而附司馬安諸人並以次指黯之獨立處

泣曰臣自以為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
 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也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
 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
 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
 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
 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
 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師古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
 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直言也公與之俱受
 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
 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
 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
 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

隆按衛人仕者
應篇首有寵於
古之衛君句

隆按當時傳本
史記原文稍損
易數字通篇以

賓客為綱領
盧舜治曰鄭莊
與俠者流也始

置驛馬繼而任
賓客饒多負始
不治產繼而死

無餘財始仰俸
賜給諸公繼而
千里不齎糧故

傳者曰當時以
任俠自喜足以
概其行矣大都

陳遵之輩云
劉放曰自見常
處上句

黃震曰鄭莊推
殺本立朝第一

事然四郊亂
則戰國四豪之
餘風非孔子舉
爾所知之遠矣

令按斥臧否史
作引當否

黃震曰莊事君
無所臧否而所
引又與利之人

故莊盜名者也
非為國者也不
足以列張馮汲

諸賢之後
陸燦曰史言鄭
君不奉名籍詔

而死至其子莊
官九卿諸孫為
二千石者六七

人天於忠義之
報固有意味哉

隆按先是下邳
一段史記作為
贊語蓋有感而

發語

發語

發語

發語

發語

發語

發語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

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

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師古曰詹田及實嬰事。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太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

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

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問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

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甚

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儻。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在任使其賓客，率較作儻也。師古曰儻音子，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

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下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

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

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

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

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

借以形友道之
衰故以汲鄭亦
云悲夫句結之
班史移入傳尾
去汲鄭亦云句
似於當時不相
蒙云
隆按此贊亦委
婉似史記

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誦帝尊以信亞夫之軍

師古

曰揚子謂揚雄也

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山受學祛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

嘗給事潁陰

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

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

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賦廢也任謂

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

使天

茅坤曰予按賈鄒枚路行誼不相類而並以上書顯名故附為一傳
賈山曰傳言不能為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己不醇也
與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
楊榮曰按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

故舜猶以丹朱戒其若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茅坤曰此篇行文甚爽而其前後關鍵猶散大略西漢風格如此
唐順之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林希元曰與梅福上書意格頗同

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謬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

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

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海謂緣海之邊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更以督領徒以役作也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

修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

音口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

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

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

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塉瘠薄也磽音口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

猥大李奇曰卑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

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

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

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

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

林希元曰以上連用三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云云句又俱以焉字收文裁如貫珠

茅坤曰以上數秦王暴亡以下開說納諫

際按見夏商一段應地之磽者二句文王一段應江臯河瀕二句

休中行曰賈山借秦為喻三段骨法奇爽西漢常稱獨步

漢書卷五十一

十一

漢書卷五十一

十一

隆接故以天子之尊以下一應上文古者聖王之制一段文之有迴波處
林希元曰自昔者至此之謂也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遺萬民自養而惡聞過以致敗中分四段自此至

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為口也。音胤。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饋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饋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

適其欲也。一段自周千八百至自知也。一段自秦皇帝東巡至滅絕矣。是居滅絕至此之謂也。一段

林希元曰。所以自養者。二句是暗指文帝與諸賢良方正射獵事。

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八力也。一曰。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能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縣石鑄鐘虡。師古曰。縣稱也。石百三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附飾。為此獸。虞音鉦。飾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飾。竹筵為之。飾音師。從音山。爾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二四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唐順之曰天下莫敢一句掉轉降接亡養老之義以下正與先王相反再應前古若聖王之制一段

與德秀曰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

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譖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節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

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

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

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

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懸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

與德秀曰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肯從人主馳驅射獵矣

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

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

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

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

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

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

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

曰此大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

先王之道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風行俗成萬世之

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媿師古曰媿也音息列反故

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

與德秀曰自此以下盡發規諫本旨修先王之道是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士也唯陛下所幸此語非所以尊人主

林希元曰古者大臣一段雖似

更端不過申結

林希元曰論議動于言只以如此不如此六句

結果

真德秀曰按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

何至借秦為喻

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

亡進諫之士故

窮者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

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

政事而與之馳射獵則倖

進而修欲滋其

陷秦之失有不

難者此忠臣防

微之論然其求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令按柴唐恐柴武王應麟曰山之才亞子賈誼其學粹于龍錯

師古曰安息曰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

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

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

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

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

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

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

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

音千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蓄養也其言多激切

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

其言多激切

降按陽傳史記止載獄中一書已括盡此數語中為其事尚隱故陽書全是隱語黃震曰日本免取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唐順之曰此文辭極微茅坤曰陽欲開說吳王而故終其辭指警則巫人之詭言幻于其間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眩神而亦無以為罪云爾然較之雙勝王吉不逮遠矣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說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

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劉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劉瑋悼惠王入朝呂后欲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餘棄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願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謀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隱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臣聞交龍

唐順之曰叙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又曰胡是趙隱語越是吳隱語言漢皆有以待之是吳趙未足為漢難也

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羣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鷙大鶚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鷂之屬也鷙自大

唐順之日往時
趙淮南已如此
可鑒也

鳥而驚者耳，非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衮服叢臺之下者。一

日成市。師古曰：衮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衮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

王謂趙幽王反也。湛讀曰沈。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

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

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牟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

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

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王、參為大原王，揖為梁。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

土也。壤字當上屬也。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

等哉。應劭曰：仆，僂仆也。濟北王與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義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今天

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

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

宋祁曰：注謂字作諱字，理最切。
唐順之日比買
誼辨吳楚之計
隆接借言新垣
平暗指吳之姦
臣

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

與當絕滅。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收弊

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

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

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

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孝王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纍，迺從獄中上書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

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

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

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唐順之日其情
切故其詞核
隆按此齊詞多
偶儷其六朝之
溢勝賦
茅坤曰：鄒陽書
並後言斷簡而
辭旨不屬特多
嗚咽涕淚故能
開梁王之襟而
卒以自脫耳然
要之非所以自

漢書卷五十一

鄒陽

訟也
隆接忠無不報
四句一審關鍵
以後段發此
意

茅坤曰此上是
第一段與下第
二段似重然有
一正一反意文
更奇

隆接每一援引
一結束即以是
以字故字接下
斷而不斷一筆
呵成

茅坤曰以上一
頭却番作兩段
才奇偉

盧辯治曰鄒陽
從吳入梁故引
樊於期王奢以
相証別出一知
字

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
昂食千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

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

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

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

王殺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王示王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

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王人攻之果得寶玉也賢人陽狂避世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

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母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北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

酒鴟夷勝即今之盛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

如新孟康曰初相識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譏走之燕始皇滅其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

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

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白圭顯於

中山師古曰以援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

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范

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服虔曰般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

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不容於世義不苟取

之河非也

反服云雍州

茅坤曰此上是
第二段言士資
相知

訟也。隆接忠無不報。四句一書關鍵。以後段發此意。

茅坤曰此上是第一段與下第二段似重然有一正一反意文更奇。

隆接每一援引一結束即以是字故字接下而不斷一筆呵成。

茅坤曰以上一頭却作兩段才奇偉。

盧辯治曰鄒陽從吳入梁故引樊於期王奢以相証別出一知字。

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于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謂謂。鞠。問。也。音信。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王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聽。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北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楹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類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說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番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故以為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說。誘。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駃。音決。騠。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臍脚於宋。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范人。殺。此。刑。也。范

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答。數。百。拉。脇。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陷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沔。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云。雍州之河。非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古曰。負石者。欲速沈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

不容於世。

義不苟取。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

不容於世。

茅坤曰此上是第二段言士貴相知

宋祁曰注高歌當作同歌

茅坤曰文字縱橫入神

隆按以上文法凡七變故意合以下復總括前意而結之茅坤曰此是第三段言人主不當信讒

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

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 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疥脛也薄止也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 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 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也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

讒諛而一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敷被燒鍊以至銷鑠也 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

宣 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 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 觀垂明當世 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竝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 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

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剝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

之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 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鄭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

用為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 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孤丘之封人謂之

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 楚人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

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 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 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 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茅坤曰以下第四段言人主當

無水。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

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

辭謝之。贖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恐深。

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

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蓋摸兩弟，有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還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廼自強從之耳。茅焦

亦廼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釐，少也。言幾免於死也。釐音巨兩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

陸接事所以難應上難哉

茅坤曰：以下文與計畫並舉，戰國策士之風。何孟春曰：建之為辟陽侯謀者，史載陸賈實使于齊人王先生。陸與王戰國之士，此建不終其節，卒以喪身。無足道者。鄒陽其才而不能計，遠所謂王長君以行其言於上，豈非世道固使然哉。茅坤曰：即說籍閱故智。

安之乎。師古曰：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

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

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

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

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

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佛鬱，鬱也。佛音佛。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

纍卵。師古曰：纍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

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

隆按自昔者舜以下虛舉古之愛弟者以為

隆按初吳王一段無關於陽止因叙梁事故并叙公孫獲之說為附小傳云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士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魯有為此議者耳

及帝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賊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屬樂也父讓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屬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屬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綏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繼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獲音俱廣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

孫獲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為亂也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卿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卿讀曰嚮見謂顯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蓋叔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徒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諫諸侯之兵。歐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舉反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

宋祁曰跬步南本作跬行義直可從

陸接潘臣守職
應上守職不撓

林希元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異古之善言者除按此書全是隱語與鄒陽諫吳王書同林希元曰故字上無所承說父子下似無所承然言父子以見君臣亦然也故

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
纍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
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
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
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
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

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
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

接之以忠臣云

陸接孔叢子言竊竊子貢之言曰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云云枚叔全用此語注無引辭惟李善注文選有之唐順之曰一篇譬喻茅坤曰乘書雖不直指吳王之畔而其辭情明切勝於鄒陽多矣林希元曰自以一縷至誠也設喻言其言甚難茅坤曰以下文如串珠累累不絕林希元曰自人性至救火也設喻言息禍不如勿為

林希元曰自養由基至持矢也由基至持矢也

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
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禍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
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
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
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
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
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師古曰音愴滄之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
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
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

設喻言已言可

信

與德秀曰磨弊

數句此天下名

林希元曰自福

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霑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三繩索。久鏗斷非幹也。音灼曰：統古統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繩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音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爲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繩皆音頰。與契皆刻也。音口計反。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蘗言若蘗之生牙也。擢謂抓也。擢音索。高反。抓音莊。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磨亦磨也。底

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

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

故諫之如此中

言其不敵

動之

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力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

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

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

漢。李奇曰：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失音。蚋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

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

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而輸。難出貢賦。入於天子。

林希元曰運用五不如文執抑揚頓伏

茅坤曰今大王以下方以利害

隆按異日吳敗

劉奉世曰按列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

三國固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久乘此齊云梁固守以待吳傲則是未饒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

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

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瓚說是也。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

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

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宮殿。道上有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

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喻天子也。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減五分。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師古曰

鄧通以權縱。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

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聞也。吳楚反堅守距三

國。後變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

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於邯鄲與四無異。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邯鄲圍趙此不可

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長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長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續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如說非也。總吳續遣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

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

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

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

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

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詔

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

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

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二年為王使。與冗

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臯亡。至長

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

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

趙囚之詳疑乘書出後人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俳倡。李奇曰：誑嘲也。師古曰：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非雅戲也，倡樂人也。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非雅戲也，倡樂人也。以故得媠黷貴幸。

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皇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

立皇子禱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禱祠，而令單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

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皇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皇為賦

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

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師古曰：蹴，足蹴之也。鞠，以革為之，中實以物，蹴蹋為戲樂也。蹴音千六反，鞠音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皇，皇賦辭中自言為賦

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

東方朔。如淳曰：棋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詆也。嫫，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嫫，其文骯骯曲隨其事

皆得其意。師古曰：號古委字也。嫫，音被，號音猶，音屈曲也。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

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蒲曰，澤，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

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

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王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

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

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

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

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

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

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

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

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

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

隆按溫舒傳只載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

疏切中時弊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溫舒嘗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非也時帝未有施行與德秀曰按溫舒之論雖為獄吏發其實諷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之貴也次言上下和殿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

漢書卷五十一 各四十五 十六

之道在于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發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耶隆按開至聖句終前開聖人意林希元曰治獄之吏是也一句始見本意

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師古曰謂古絕字屬理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

與德秀曰極楚之下至吏期不對其於吏極刻之情獄奸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

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訟故以為喻也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期期猶必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

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汚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歸耻也言山藪焉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

其德秀曰溫舒
論殺刑而併及
除誹謗招切言
必其時有因言
得罪者
陳仁子曰溫舒
之言重刑獄雖
詳而所以導帝
于德化者尙略
故於神爵甘露
之時無補也

隆接注絕字據
永本傳當作紀
字
隆接買山之至
言路溫舒之尙
德接刑疏可以
比肩前錯至如

鄒枚之屬僅若
相如廉爾
劉子暉曰審如
班史所言則比
干諫紂子胥諫
吳皆不免刑戮
者豈其言不正
耶若有明暗寬
暴由其所遭有
幸與不幸也

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
於汚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斷音后、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

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

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

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師古曰、求為卒而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

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

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

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

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

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

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賈山自下劓上、孟康曰、劓謂割切之也、蘇

其有後、於魯平、君遠不忘諫之、以德也、林曰、劓音廢、厲也、師古曰、

劉音工、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

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

為大官不絕、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二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

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

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

性反。孝景二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以

與上太后亦慙。吳楚之難。故欲用。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

隆按竇田灌三傳並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篇雖分而體質合總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為綱領

茅坤曰太史公三人為一傳而班掾則益之以韓長孺為四人

傳語脈甚申

令按史記燕在

飲上

隆按田竇灌三

人矜執而為酒

狂者也韓長孺

傳梁王讓伐匈

奴讒言持國是

非三人僞者也

隆按太后亦慙

與上太后由此

憎嬰句相應

王楙曰自嬰守
榮陽至南山下
一段史記兩用
嬰字六用魏其
字漢書三用嬰
字兩用魏其字
又史記三用孝
又字漢書盡去
之文不滿百字
而漢書削去三
十餘字不嫌于
簡此減字法也
隆按曰嬰海其
官曰稱病不足
任曰謝病屏居
是景帝所謂沾
沾自喜多易也

隆按史記豈以
臣有愛不相魏
其此去不字增
者字於文更順

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

盜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

軍士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

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

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寶賓

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

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慙自明揚主之過。

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廼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魏其沾沾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魏其沾沾

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難以為相持重。遂

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

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及孝景

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

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

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

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師古

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畫計策也。會丞相綰病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廼以

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

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

隆按欲以傾諸將相是一篇柱于兩人之覆根于此

久師古曰兼容謂不下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

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迎魯申公。欲設明

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以興

太平。舉謫諸寶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

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寶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

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

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寶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

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

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

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天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

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

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

隆按毀日至寶太后應前今以毀去

隆按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歸蚡與上傾諸將相句相顧

隆按所首皆聽應前首事多效

李德裕曰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辨惟在簡而當理如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何不遂取武庫此謂簡而當理足使羣臣奪心邪人破膽矣

隆按益疏不用與諸公稍自引而怠驚一一與蚡相反應又按厚遇夫句伏後救夫案且聯屬下海隆按常當作營字疑誤

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云富於春秋也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

曰。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所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

也。言以尊貴臨之。尊令其屈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

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

去故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

就新官。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禮大

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

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否。

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令按灌嬰史作灌何注索隱曰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

隆按漢字當作軍字此時天下統何須以漢字別之

隆按夫已死于死矣而請復往者孝勇憤激使然非不知量敬也

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一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吳楚反時，頽陰

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頽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

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頽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志。故戰

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

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屬也。於是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己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

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

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

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頽陰侯

言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

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也。故徙

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

爭。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灼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

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

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

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諸

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破。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賓

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

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柢，引繩以彈排，根柢格之也。師古曰，孟說

近之，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八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頽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柢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却為根柢。

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

隆按自長樂衛尉尉至以此多之為一段，敘夫性氣伏後飲酒相爭案

隆按自夫不好文學至灌氏族為一段，敘夫家狹伏後盼盛毀夫案

隆按自夫家居至相知之晚為一段，敘兩人相結伏後相救案

茅坤曰交深者
憂必伏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
喪服也

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

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
況賜也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
也若今言分疏矣請

語魏其具師古曰其
辦具酒食將軍日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市牛酒師古曰
益多也夜洒掃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侯司至日中蚡不來

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
當忘也廼駕

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

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

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

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
今之舞說相勸也蚡不起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徒坐謂
移就其坐也嬰廼扶

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驪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曰師古曰
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

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好謝蚡曰師古曰設猶詭也詐為
好言也設音莫連反魏其老且死

隆按此段三用
服字三用具字
四用往字兩用
忘字歷歷照應
極力摹寫
令按不宜史作
宜往注索隱曰
正言灌夫請不
以服為解蚡不
宜忘故罷自往
迎也
隆按始而不懌
已而益怒至是
語侵之蚡雖極
驪而去然已心
恨之此禍所由
起也
令按徒坐史作
徒坐上
隆按三怒字相
應
令按惡去聲不

欲蚡與嬰有隙
也

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

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

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

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

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
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
燕王澤

之子康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

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
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

疆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

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
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

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
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

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噲噲笑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肯師古曰不
為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

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
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廼罵賢曰平生

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
女曹兒

茅坤曰纒悉詳
次如畫所以擊
寫兩相睡毗之
始末
劉敞曰夫謂蚡
所以不能滿觴
由其貴人也然
當畢之
隆按無所發怒
與上文夫怒相
顧

令按夫蓋平日
蘇李廣故云云

猶言兒女輩也。咭音。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衆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

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云。嬰去戲夫。師古曰。招。漢

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師古曰。騎。常從之騎也。

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夫愈怒不肯順。蚡迺

戲騎縛夫。師古曰。謂指。命。之。而令。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郵。食。其。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

室有詔。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夫。坐。中。罵。晉。為。不。敬。繫居室。

得奔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

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

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逆。師古曰。相。逆。逆。

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過。失。符。耳。且

令按鏡下更有
身字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

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

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

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

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

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

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

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本。作。睨。睨。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

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為。是。臣乃不如魏

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

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身被數十創。名冠

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

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驪宗室。

隆按夫以擊不
得言蚡陰事矣
嬰辨東朝廷何
以不遂指言之
觀異日帝問淮
南事而不及
族武安為恨則
嬰之不言是失
計也。不然豈其
為救夫地故不
欲盡言耶

呂祖謙曰。解人
之怒。須是委曲
順其意。說彼不
是。然後徐以言
語解之。其怒方
息。若他人正說
彼不是。我却以

為是是激之也
田蚡正怒湛天
而寶嬰乃言夫
名冠三軍宣帝
正怒蓋寬饒而
鄭昌乃言猛獸
在山藜藿不採
故二人卒不免
死
隆按觀朝論是
非而當時人品
優劣亦因以見

隆按殺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
而不載其是與
否何也
茅坤曰建言不
傳大略當陽為
分別而陰助蚡
者
令按何肥膳曰
安國行五百金

侵犯骨肉

師古曰、較、較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較音郎、擊反、

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

披

師古曰、披音丕、靡反、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

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應劭曰、駒者、騶著轅下、局趣、盛小之貌、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

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

晉灼曰、藉蹈也、

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

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

且帝寧能為

石人邪

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

此特帝在即錄錄

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設百

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

弟故言

俱外家、

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

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

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

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

怒曰、與長

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殺也、首鼠一前一却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

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

師古曰、何不、不自謀、

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

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

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舌

自殺

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

無大體也

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

所言灌夫頗不讎

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

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

及繫

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

詔書獨藏嬰家、嬰家承封

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迺劾嬰矯先帝

詔害罪當弃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

有劾、即陽病、不食欲死

師古曰、非風病也、音肥、

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

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瓌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

二月晦、論弃市渭城

張晏曰、若、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隆按始曰欲死、既曰不死後、意以飛語死大臣、死非細故也、而展轉若此、傷哉

王維慎曰、史家記此特為攬權

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己

隆按此下三傳字、應上盛毀句

隆按蚡之於嬰也、始以藉福之計、讓而讓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殺之、而惜乎嬰之卒墮其計、而不覺也、豈其沾沾自喜多易、而然歟、

殺人者戒爾

隆按上文夫持節受淮南金一節竟以繫不得告故復為揭之于尾蓋雖不得發其事于生前而猶得暴其罪于死後此史氏微意也又按蚡以酒故殺寶蓋當時無成案而傳終云云一言蔽之矣

隆按安國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中間增入韓擊胡應否數段

隆按出入僧于天子伏後安國所言出稱趣入言警案

諱服謝罪

晉灼曰服音灼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灼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諱古呼字若謂啼為諱服則諱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

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

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

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師古曰言其願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

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

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何梁王

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

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而

所見者大故出稱趣入言警師古曰趣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趣入言警者互舉之耳車

旗皆帝所賜即以燔鄙小縣服虔曰燔夸姪也晉灼曰燔音拆燔之燔鄧展曰燔好也自以車服之好臨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

說音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

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

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

帝心廼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廼為太后遺憂悉見

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

國

又按案責王所為伏後安國所言責望梁王案令按限史作類

隆按顯結於漢應上名由此顯作結語劉奉世曰蒙字

當屬下句

隆按笑曰下史
記有可謂矣三
字應前即謂之
句此冷語不可
去
令按所史作問
劉秦世曰刺漢
謀臣在漢已立
太子之後此云
求為太子恐大
臣不勝故刺之
與諸傳不同當
是此傳誤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

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

日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

詭說之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

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

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遣使捕詭勝

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

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

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

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

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

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

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遇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

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垣垣微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

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惡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

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勝也音戍犯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

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

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

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家居

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費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

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

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

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

茅坤曰魯國之
爭刺骨矣故樂
王恬而其事釋

王整日以下次
兩相辨擊歷歷

如指掌
隆按安國反覆
辨當和親總歸
在千里而戰即
兵不獲利二句

茅坤曰以下史
記所無而漢書
却增入恢與安
國兩語絕佳惜
也武帝已耳入
蘇登之言而甘
心于與兵也
王鑿曰固願效
之即上文講舉
兵擊之之計也

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古弗屬。師古曰、不內。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蒙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媼。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

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

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暇也。投鞍其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

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

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馬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

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

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

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

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

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櫜車相望。師古曰、櫜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櫜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

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

隆按且自三代三句本前自上古弗屬句變來以為遠方二句本前得其地二句變來句奴輕疾以下本前負戎馬足四句變來

凌約言曰忠臣謀國往往舉秦為戒快乃揜揚之而欲帝取法焉誤矣

隆按可以威服與上文以不恐之故句相顧

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隆按安國此一辨亦只初辨意

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

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

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

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

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

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

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闢以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

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

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

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

以疆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獲猶微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二月支以來皆可微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

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

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即毀其城也覆音方目反墮音火規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

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

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從

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衝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

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

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

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

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輜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阻礙也。軍法謂也。蘇林曰：逗，音

令按為史作廣

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懼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住。

隆接了結核案

呂祖謙曰：後之貪者其嫉廉潔如仇，况能舉之手則非特廉者不如古人貪者亦不如古人也。

隆按史記：蓋遂臧固，郭他謂三人姓名漢書改，郭他為至，它是茅坤曰：帝欲相安國，安國以賂車蹇卒不得相，可見升沈由命，君相造乎哉。

徐中行曰：韓長孺國器也，以蹇不得拜相，李廣名將也，以數奇

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廼自殺。安國為人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也。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蹇，引而墮車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蹇疾。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

不得封侯二傳一律

王維楨曰衛青等有功即上文所云破龍城也隆按壹遂一段史記贊語而班氏遷入于此了結前案

口虜言匈奴遠去。卽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爲幸也。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灌夫入吳軍。欲報父讐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責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變極也。即陵遲也。言漸卑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嗚呼。師古曰。言自己爲之。非由命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三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陸接先總敘十三王所由生一段爲綱後又逐段分敘與高五王傳同例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師古曰。闕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師古曰。論法云。

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爲證。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

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也。每求其是也。從

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

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

黃燾曰。景十三王惟河間王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

邑過制亦失難
有周親不如仁
人之意故適足
以禍之耳

司馬光曰漢初
挾書之律尚存
久雖除之亦未
尊錄則我先王
之道儀儀其不
息者無幾矣惟
獻王專以聖人
法度遺諸為憂
聚殘補缺校實
取正得周官左
氏春秋毛氏詩
而立之三者不
出六藝不明禮
微獻王六藝其
遂墜乎故其功
烈至今賴之
茅坤曰河間獻
王之好書有功
于六藝者予嘗
謂六藝至秦一
大隄及河間獻
王則又一解也

茅坤曰侵廟塠
地均之為罪于
禮錯則景帝以
其先申屠嘉之
發而奏也而不
為法坐於臨江
王則景帝以鄧
都之簿責也而
勒其自殺吏稱
文景之治幾致
刑措誤矣

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
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

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
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

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也、造次謂所經必行也。

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立二十六年薨。中尉

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
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共王

不害嗣。四年薨。子園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十七年
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
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做奏元事下廷

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
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

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

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
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故置令。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母

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
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塠地為宮。師古曰、塠音人緣反、解在禮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遊遊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

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音溥、戶反、訊

問也。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遜與承同。猶言貪吝也。

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鄧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鄧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

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

那實曰魯之郊。福非禮也。天子。

旌旗矣。宜至於王都哉。非之駭。奮則漢有以起之也。當是時請擊匈奴而上。或許之有功。何以加賞。有罪何以加罰。雖然。不許誠是也。曷若謹之始乎。唐順之曰：急得極煩碎。

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

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

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

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室之

次。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

反。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

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

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弃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

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奮戒之。遣徵

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讀恬之意。後建使謁者吉

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

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弄之。建游

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

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爲破。雷破波。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

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

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師古曰：鉛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

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管擊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齧，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

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

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爲淫虐。自知罪

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

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

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方目反。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

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

隆按專爲淫虐。一句括盡上文。

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

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

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

遣建荃葛殊璣。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蘇。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璣，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綵。音千全反。又音

千劣反。蓋今南方簡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卽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機。犀甲翠羽。媛熊奇獸。數通

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

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

至。生又無驩。怡曰。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

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

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

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

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

詔宗正廷尉卽問建。師古曰：卽，就也。就其國問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奔市。六年

隆按了結成光等案。

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貽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所音許。子反。貽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盜又陰痿。師古曰。竊古辰字。賊。數言。其性賊害。狠戾也。痿音恭。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

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一。為太半。一為少半。端心愠。遂為無言省。蘇林

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皆皆財也。皆視也。言不視皆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

徒。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

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

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共讀曰。究極也。彊足以距諫。知

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

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而心刻深。師古曰。共讀曰。恭。謂便辟也。好法律。持詭

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

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

布。以為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

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

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

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

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

祖不好治宮室。祿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祿。鬼俗也。字或作。禮。淮南子曰。刑人。鬼越人。禮。禮祥。禮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禮音居衣反。

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鈞反。

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

宋祁曰。當云迎至除舍。

隆接以故二千石莫敢治。結應上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與二千欲治二句。隆按所賜諸姬子與上多內寵。姬子孫句相應。

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

攻剽為姦甚眾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

武帝遣使者發

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

敢擊匈奴師古曰以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救出後彭祖入朝因帝

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

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

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

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

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

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

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

小子偃為平于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

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

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

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

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

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

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

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

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

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師古曰樂重也

愀音許既反愀也師古曰言聞樂愀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

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

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賈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

降按先敘諸侯王數見侵削及揣察諸侯王多自以侵冤之故總為下文開樂對起案
隆按多自以侵冤收應上文大臣欲稍侵削及為臣下所侵辱二句
林希元曰此對事情激切識亦該博佳言美句
登出如貫珠皆自留中流出不見斧鑿痕王侯之中乃有此人物
茅坤曰中山靖王坐同姓之痛不敢訟言之特

嗚咽其辭以相感云
唐順之曰此六朝之濫觴也
降按中山王此對以駢儷之詞
被悲悅之意魏晉以下之萌芽
也然鄧陽獄中嘗已為之先矣
劉奉世曰煦口吐沫也
林希元曰衆口鑠金即上衆煦
標山等意
唐順之曰此等文字不直叙其情而特微婉其詩如詩比興之類

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巖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嗚咽嘆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鳥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

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夫衆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眇音妙幼妙精微也夫衆煦漂山音辭句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蟲

成雷師古曰蟲古蚊字雷古雷字言衆蚊飛聲有若雷也明黨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

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

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鑠

在鄒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陽傳叢輕折軸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

羅潛然出涕音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也師古曰潛垂涕貌音所森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

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鼓反又音方支反明月曜夜蟲蟲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宵然雲蒸列布杳冥

書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也昧暗也抑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雍塞也闕猶止也讒言之徒蠶生師古曰蠶生言衆多也道遼路

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鼠音奚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

隆按酸李之親對肺附言鴻毛之重對東藩稱况言

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酸蘆也李萊裏白皮也音灼曰葭莩裏之白

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葭者其節中白皮至薄者也酸李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李音李張言萊裏白皮非也羣居黨議朋友相

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

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

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也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

遇首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

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

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就於妻妾也

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

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

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

隆按詳味中山王非趙王之言與趙王之所以非中山王者而中山王之為人具見以故班史載其詞作斷案

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次久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

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癘已之戀幸唐姬。以孝景前

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與小舉手。

年薨。子項王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字或作附。鮒。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

德嗣。師古曰。刺音來。易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尤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

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弃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滅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

十四年薨。子煬王日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

年復立日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繆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明名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

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怨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

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

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

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

慶畫。短衣大綉長劍。晉灼曰。成慶刑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刑卿。去好

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

隆接不曰其以繆王子而曰其以惠王孫者以所以不忍絕之故以惠王云

茅坤曰按廣川王去之罪狀又倍于易王非子竊謂漢高帝制

度疏濶不立宗藩法故諸王狂悖如此

唐順之曰此直敘體

漢書卷五十三

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裏中刀。師古曰：裏，古衣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

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鍼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令昭信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

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獨可

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

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

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之也。音玉艾反。去

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

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

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

王維楨曰：望卿修成死於設聞其淫之一言矣。

陸接益不愛應上滅我愛。

今誰怨。師古曰：誰，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

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

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

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

信出之。椽杵其陰中。師古曰：杵，槌也。椽，音竹角反。杵，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

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廢。與去共

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

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

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裝衣也。頸下

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織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音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

死。答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

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

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不致

陸接兩日疑有姦俱與設聞其淫句相顧。

王維楨曰：昭信之妬去之暴望卿之冤至此極矣。

陸接反來畏我應上虜乃復見畏我句。

逆昭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

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

閉諸舍上齋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

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第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

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音蹉也崔音千同反隤音頤願奔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

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

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

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

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

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

隆按此後字與上初字相喚應

祚應元日他死人死如字都死此字音尸通用處求子死恒東

少年場甘延壽傳漢遺使二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同則死與尸字通用明矣師古注皆曰死者尸也作兩音讀恐非隆按議者數語該括一傳事實案班史職之作結隆按在赦前應前一赦字

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

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

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

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

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

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當伏顯戮以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奔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

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於上

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意自傷。發病

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

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

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

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

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隆按因有過即上私作兵車鏃矢等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常山憲王舜

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

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泰。師古曰稅以母

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

師古曰媚亦妬也。媚音胃。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

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

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

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

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

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騫張騫也。逮諸證

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

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

令按發當作及

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

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

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

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泗水思王商

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

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所遠反。相內

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證也。

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

徐中行曰。惟繫於習俗。是以驕淫失道。是以至危。亡辭簡略。而意錯綜有味。乎其言之也。

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